

五朝名臣言行錄

九之三

侍讀

公名奭字宗古

博平人

宋高宗

經筵

國子監直講諸王府侍讀判太常禮院
國子監擢龍圖閣待制以父老請歸田
里不許出知密州還糾在京刑獄出知
河陽徙兗州仁宗即位召爲翰林侍
讀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以年踰七
十固請致仕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以
太子少傅致仕卒

孫奭爲國子監直講 太宗幸監詔奭講尚

書說命三篇奭年少位下然音讀詳潤

帝稱善因嘆曰天以良弼賚商朕獨不得

邪因以切勵輔臣賜奭緋章服

聞記

永興軍上言朱能得天書 真宗自拜迎入

宮孫奭知河陽上䟽切諫以爲天且無言

安得有書天下皆知朱能所爲惟 上一

人不知耳乞斬朱能以謝天下其辭有云

得來唯自於朱能崇信只聞於 陛下其

質直如此 上亦不之責頃之朱能果敗

聞記

眞宗將西祀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切諫以
爲西祀有十不可 陛下不過欲效秦皇
漢武刻石頌德誇曜後世耳其辭有云昔
秦多繇役而劉項起於徒中唐不恤民而
黃巢因於飢歲今 陛下好行幸數賦歛
安知天下無劉項黃巢乎 上乃自製辨

疑論以解之仍遣中使尉諭焉

聞記

孫奭每 上前說經及亂君亡國事反復申
繹未嘗避諱因以規諷又掇五經切治道

者爲五十篇號經典微言上之畫無逸爲
圖乞施便坐爲勸鑒之助時 莊憲明肅

皇后每五日一御殿與 仁宗同聽政奭

因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曠日不朝

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留中不報

然 上與 太后雅愛重之每進見常加

禮

聞記

孫奭累表聽致仕病甚戒其子不內婢妾曰
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奭舉動方重論議有
根柢不肯詭隨雷同 真宗已封禪符瑞

屢降群臣皆歌誦盛德獨奭正言諫爭毅
然有古風采精力於學同定論語爾雅孝
經正義請以孟軻書鏤板復鄭氏所注月
令於郊廟禮樂亦多所是正云

聞記

孫宣公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

御詩廳

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

語客曰白傳有言多

少朱門鑲空宅主人到了不曾歸今老夫
歸矣喜動于色復頌石守道諷易離卦九
三爻辭且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
而鼓缶不興大耋之嗟公以醇德奧學勸

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里中始

終全德近世少比

澠水燕談

宋尚書祁爲布衣時未爲人知孫宣公一見
竒之遂爲知己後宋舉進士驟有時名故
世稱宣公知人公嘗語其門下客曰近謚
用兩字而文臣必謚爲文皆非古也吾死
得謚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爲禮
官遂謚曰宣成其志也

歸田錄

孫宣公馮章靖公俱以鴻碩重望勸講禁中
凡朝廷典禮事並二公討論之公嘗言孫

八座所閱典故必以前代中正合彛法事
類而陳之則政府奉行無疑馮貳卿求廣
博不專以典正爲意故政府奉行煩於執
奏以是二君之優劣分矣

王沂公
言行錄

九之四

御史中丞李恭惠公

公名及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徙鄭州
中進士第再調昇州觀察推官知興化
軍通判曹州擢知隴州初置提點刑獄
以公使陝西特遷一官除三司戶部副
使爲淮南轉運使知秦杭鄆州應天河
南府召拜御史中丞卒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 眞宗問王旦誰

可代瑋者旦薦樞密直學士李及 上即

以及知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厚有行檢
非守邊之才不足以繼瑄楊億以衆言告
旦旦不荅及至秦州將吏心亦輕之會有
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銀釵於市中吏執
以聞及方坐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
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斬之復觀書如
故將吏皆驚服不日聲譽達於京師億聞
之復見旦具道其事且曰向者相公初用
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任今及材器
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旦笑曰外

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
爲盜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烏足以爲
異政乎旦之用及者其意非爲此也夫以
曹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讐服邊境之事瑋
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
多所變置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者
但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摹而已矣
億由是益服旦之識度

記聞

章獻太后臨朝內侍省都知江德元權傾天
下其弟德明奉使過杭州時李及知杭州

待之一如常時中人奉使者無所加益僚佐皆曰江使者之兄居中用事當今無比榮枯大臣如反掌耳而使者精銳復不在人下明公待之禮無加者意者明公雖不求福獨不畏其爲禍乎及曰及待江使者不敢慢亦不敢過如是足矣又何加焉旣而德明謂及寮佐曰李公高年何不求一小郡以自處而久屈餘杭繁劇之地豈能辨耶僚佐走告及曰果然使者之言甚可懼也及笑曰及老矣誠得小郡以自逸庸

何傷待之如前一無所加既而德明亦不能傷也時人服其操守

記聞

李公於杭州每訪林先生逋於孤山望林麓而屏導從步入先生之廬一日冒雪出郊衆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逋清談至暮而返逋死公以喪服哭送拜墓乃歸吳兒自是恥其風俗之薄也

晁以道集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爲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爲世戒張乖崖鎮蜀當遨時士女環左右終三

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爲薄末之
檢押此帖今在張乖崖之孫堯夫家予以
謂買書而爲終身之恨近於過激苟其性
如此亦可尚也

筆談

九之五

御史中丞孔公

公名道輔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舉
進士爲寧州軍事推官改知仙源縣奉
孔子祠 章獻太后臨朝召爲左正言
出知鄆州徙青州明道二年召爲右諫
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出知秦徐兗州復
入爲中丞出知鄆州中道病卒年五十四
公仕當今 天子天聖寶元之間以剛毅諒
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 明肅

太后歸政 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

上御藥羅崇勲罪狀當是時崇勲操權利

與士大夫爲市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

之嘗爲御史中丞矣 皇后郭氏廢引諫

官御史伏閣以爭之求見 上皆不許而

固爭之得罪然後已蓋公事君之大節如

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多以公

不終於大位爲天下惜者也

王荊公
撰墓誌

初莊獻太后稱制郭后恃太后執頗驕橫後

宮多爲太后所禁遏不得進 太后崩

上始得自縱適美人尚氏父自所由除殿
直賞賜無筭恩寵傾京師郭后妬屢與之
忿爭尚氏常於 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
不勝忿起批其頰 上自起救之后誤查

上頸 上大怒閭文應勸 上以爪痕示

大臣而謀之 上因以示呂夷簡且告之

故夷簡因密勸 上廢后 上疑之夷簡

云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

况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 上未許外

人籍籍頗有聞之者左司諫祕閣校理范

仲淹因登對極陳其不可且宜早息此議
不可使有聞於外也夷簡將廢后奏請勅
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十二月乙卯稱皇
后入道賜號淨妃居別宮右諫議大夫權
御史中丞孔道輔恠閤門不受章奏遣吏
訶之始知其事奏請未降詔書丙辰與范
仲淹帥諸臺諫詣閤門請對閤門不爲奏
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趣內東門宣祐監
官官者闔扉拒之道輔拊門銅鐸大呼曰
皇后被廢奈何不聽我曹入諫官者奏之

須吏有旨臺諫欲有所言宜詣中書附奏
道輔等悉詣中書論辨誼譁夷簡曰廢后
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
上耳此漢光武失德又足法邪自餘廢后
皆昏君所爲主上躬堯舜之資而相公
更勸之効昏君所爲乎夷簡拱立曰茲事
明日諸君更自登對力陳之道輔等退夷
簡即爲熟狀貶黜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
有告詞至是直以勅除之道輔等始還家
勅尋至遣人押出城仍下詔云云十一月戊

子故后郭氏薨后之獲罪也 上直以一

時之忿且爲呂夷簡閤文應所贊故廢之
旣而悔之后出居瑤華宮章惠太后亦逐
楊尚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 上遊後園

見郭后故肩輿悽然傷之作慶金枝詞遣
小黃門賜之且曰當復召汝夷簡文應聞
之大懼會后有小疾文應使醫官故以藥
發其疾疾甚未絕文應以不救聞遽以棺
斂之王伯庸時爲諫官上言郭后未卒數
日先具棺器請推按起居狀 上不從但

以后禮葬於佛舍而已或曰章獻初崩

上與夷簡謀以夏竦等皆莊獻太后之黨

悉罷之退告郭后郭后曰夷簡獨不附太

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

之是日夷簡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

故夷簡素與內侍副都知閻文應等相結

使爲中訶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由是

惡郭后

記聞○公孫中書舍人本中嘗言溫公日錄涑水記聞多出洛中人家子弟增加之

爲如郭后之廢當時論者止以爲文靖不合不力爭及罷諸諫官爲不美爾然後來范蜀公劉原父呂縉

叔皆不以文靖爲非蓋知郭后之廢不爲無罪文靖知不可力爭而遂已也若如此記所言則是大姦大

惡罪不容誅當時公
議分明豈容但已乎

公所至官治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
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詘也其在兗州
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
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
言乃以公爲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
爲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
以爲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
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
屈中而公果出

墓誌

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

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

公見上上固怪士元以小吏與大臣交

私汙朝廷而所坐止如此而執政又以謂

公爲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

墓誌○又東坡志林云聞之蘇

子容孔道輔爲御史中丞勘馮士元盡法不阿仁

宗稱之有意大用時大臣與士元通姦利最甚者宰

相程琳也道輔旣得其情矣而退傳張士遜不喜道

輔欲有以中之上使道輔送劄子中書士遜屏人

與語久之因言公將大用道輔喜士遜曰公所以致

此誰之力也非程公公不至此道輔悵然愧而德之

不數日上殿力救琳上大怒旣貶琳亦黜

道輔道輔知爲士遜所賣感憤得疾死中路

公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

公艷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
公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
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
過也道輔何謝虜君臣默然

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
不好鬼神機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
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傳以爲神州將
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
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
已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

數處朝廷大議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
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哉世多以此
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略也

墓誌

元祐中上元駕幸凝祥池宴從臣教坊伶人
以先聖爲戲刑部侍郎孔宗翰奏唐文宗
時嘗有爲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豈宜尚容
有此詔付伶官于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
者孔曰非爾所知 天子春秋鼎盛方且
尊德樂道而賤工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
不累聖德乎聞者嘆伏

澠水燕談宗翰
道輔之子也

九之六

起居舍人尹公

公名洙字師魯河南人中進士第調河南府戶曹叅軍知光澤縣召試除館閣校勘貶監郢州酒稅大將葛懷敏辟爲經略判官范韓二公出爲經略安撫副使復以公爲判官降通判濠州韓公知秦州辟通判州事改知涇州徙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移知慶州遷起居舍人直龍圖閣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

監均州酒稅卒年四十六

師魯河南人姓尹氏諱洙然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之曰師魯蓋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爲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彊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不爲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爲其所

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

窮以死

歐陽公撰墓誌

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貶監郢州酒稅

墓誌

康定元年春夏人寇延州大將劉平戰死

天子命夏公開府永興以經略招討之子

與范公爲之副公爲判官未幾上遣翰

林學士晁公宗慤督出兵攻賊合府議奏

曰今將與兵尚未習練願謹邊防期以歲

月平之使還而賊復寇鎮戎詔下切責俾
以進兵月日來上府中復議曰將在軍雖
得以自便然攻守大計當稟筭于朝廷乃
畫攻守二策余與公詣闕奏之唯 上所

擇詔取攻策已而難之事方寢賊復遣人
以書叩延州僞請和而大舉兵寇涇原之
山外殺部署任福公時在慶州得涇原求
援書即移文慶帥率其部將劉政銳兵數
千人便道走鎮戎未至賊引去夏公奏公

爲專徙通判濠州

韓魏公
撰墓表

初朝廷之將用攻策也命葛懷敏出鄜延道
勒兵綏宥間攻賊積聚招懷種族奪其要
害而堡障之賊知朝廷之威必齟然來服
則久而易制公曰是行也不患將卒無勇
患應敵寡謀耳乃自請叅議懷敏行營軍
事有詔如請而事中罷

墓表

涇原乘葛懷敏覆軍之後傷夷殘缺千罇百
漏公夙夜撫葺一道以宇時宣徽使鄭公
爲陝西四路帥主靜邊寨主劉洩議遣其
屬董士廉與洩於章川堡南入諸羌中開

道二百里脩水洛城以通秦之援兵公曰
賊數犯塞必併兵一道五路帥之戰兵常
不登二萬人而當賊吳舉國之衆且由黃
石河路來撈雖遠水洛路二日而援師安
然以濟今無故奪諸羌田二百里引堡屯
師坐耗芻糧不勝計以冀秦撈一二日之
速則吾兵愈分而邊用不給矣乃奏罷之
便詔從之會鄭改知永興軍乃署前帥牒
飭漣等督役如初二人者遂不奉詔興作
不已公遣人召漣者再不至乃命瓦亭寨

主張忠代淹淹復不受代部署狄公於是
親至德順軍攝淹士廉下獄差官按問而
鄭比奏本道沮淹等功朝廷薄淹等罪徙

公慶州而城水洛焉

墓表○又記聞云先是渭州西路巡檢劉淹建策以

爲秦渭兩路有急發兵相援路出隴坻之內回遠恐不及事請募熟戶於山外築水洛結公二城以兵戍之緩急以通援兵之路都部署鄭戩以狀聞命淹及董士廉董其役會韓琦宣撫陝西還奏罷四路招討以戩知永興軍又言兩城之旁多生戶今奪其地恐城未畢而寇至請罷之戩因極言二城之利不可輒罷詔三司副使魚周詢往視其利害未至尹洙召淹士廉令還淹士廉以熟戶旣集官物無所付請遂成之洙怒以二人違節制命部署狄青往斬之青械繫淹士廉於德順軍及周詢還是戩議乃徙洙慶州

范公旣罷政事當時衆賢執政皆指爲朋黨

欲因事斥逐之董士廉者即詣闕上書以
水洛事訟公且誣公在渭有盜賊制使承
風指按驗百端不能得一毫以汙公有部
將孫用者出于軍校嘗自京取民息錢至
官貧不能償公與狄公惜其材乃分假公
使錢俾償其民而月取其俸償于官逮按
問而錢先已輸官矣坐此貶公崇信軍節
度副使徙監均州酒稅

墓表。又南豐雜識云
尹洙當慶曆中與范仲

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罷朝政洙亦爲人希時宰意攻
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湜按之一日謂洙曰龍
圖得罪死矣洙請其事湜曰龍圖以銀爲偏提給銀
有記而收偏提無籍是以知龍圖當得罪死也洙曰

此不足以致洙罪也以銀爲偏提用某工校主之附
某籍可取視之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害嘆息而已其
後洙在隨州而孫甫之翰知安州過隨二人皆好辨
論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有一言及湜者
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
嘗有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
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廼湜不能自樹立耳洙何
恨於湜乎甫深伏其識量之翰又言尹洙自謂平生
好善之心過於嫉
惡之翰以謂信然

師魯在均州得疾泐牒至南陽訪醫藥疾革

頤稚子在前無甚憐之色與賓客言終不

及其私整冠帶盥濯怡然隱几而卒

墓誌○
范公作

師魯文集序云師魯來南陽一日予謂師魯曰將與
韓公推主歐陽永叔述君之行而分俸以濟君之家
君其無憂師魯舉手曰君言盡矣吾不復云翌日再
往不獲見傳言曰已別矣遂隱几而卒○又記聞云

尹師魯謫官均州時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
去官詣鄧州以後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一旦
遣人招希文甚遽既至師魯曰洙今日必死矣人言
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洙並無所見但覺氣息
奄奄就盡耳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公可
出洙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號哭希文竭
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按涑水記聞所載如此
與范歐二公所記已不同而沈氏筆談所記尤詭異
今不復載

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爲叙燕息戎
二篇行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
在其間故於西事尤習其詳欲訓土兵代
戍卒以減邊用爲禦戎長久之策皆未及
施爲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亦去而得

罪矣

墓誌

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
必惻然不忍發見顏兒及臨大節斷大事
則心如金石雖鼎鑊前列不可變也在軍
謙勤愛士雖悍夫冗列皆降意容接故人
人願盡其力所至郡邑脩設條教務以實
惠及下去則人思之

墓表

文章自唐之衰日淪淺俗寢以大敝 本朝
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
天聖初公獨與穆叅軍伯長矯時所尚力

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

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一變。

墓表

師曾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

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聳慕焉。

范文正公撰文集序

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爲之，唱尹

洙、師曾兄弟繼其後。歐陽文忠公蚤工偶

儷之文，及官河南，始得師曾，乃出韓退之

文學之蓋。公與師曾於文雖不同，公爲古

文，則居師曾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曾

約分撰，其後師曾死無子。今歐陽公五代

史頌之學官盛行於世內果有師魯之文
乎抑歐陽公自爲之也歐陽公誌師魯墓
論其文曰簡而有法且謂人曰在孔子六
經中唯春秋可當則歐陽公於師魯不薄
矣崇寧間改脩神宗正史歐陽公傳乃
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爲古文然洙才下不
足以望脩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
輩文章淵原自有次第也

聞見錄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公自樞密留守西都謝
希深爲通判歐陽永叔爲推官尹師魯爲

掌書記梅聖俞爲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
因府第起雙桂樓西城建臨園驛命永叔
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
洙止用五百字可記文成永叔服其簡古
永叔自此始爲古文

聞見錄

韓魏公表公之墓曰嗚呼自古聖賢必推性
命如公之文武傑立而貫以忠義兮此天
之性位不大顯遭讒而跌且不壽兮此天
之命雖孔孟不能以兼適兮尚一歸于默
定昧者不思而妄求兮徒自奔於邪徑故

公臨禍福生死而曾不少變兮是能安性命而歸正唯大名赫然日月之光兮亘萬古而增瑩吾聞善人者天必報其後兮宜嗣人之蒙慶

韓魏公曰希文常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魯以謂不然直謂臨國家事不當更顧身公雖重希文之說然性之所喜以師魯

爲愜爾

魏公別錄

師魯兄源字子漸與師魯俱有名於當世其論議文章博學彊記皆有以過人而師魯

好辯果於有爲子漸爲人剛簡不矜飾能
自晦藏與人居久而莫知至其一有所發
則人必驚伏其視世事若不干其意已而
揜其情僞計其成敗後多如其言其性不
能容常人而善與人交久而益篤趙元昊
寇邊圍定川堡大將葛懷敏發涇原兵救
之君遺懷敏書曰賊舉其國而來其利不
在城堡而兵法有不得而救者且吾軍畏
法見敵必赴而不計利害此其所以數敗
也宜駐兵瓦亭見利而後動懷敏不能用

其言遂以敗死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
渙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君上書
爲渙論直得復知滄州范文正公嘗薦君
材可以居館閣召試不用遂知懷州及范
公與韓富諸公皆罷而師魯與一時賢士
亦多被誣枉得罪君歎息憂悲發憤徃徃
被酒哀歌泣下朋友皆竊怪之已而以疾
卒

歐陽公撰墓誌○又名臣傳云渙即劉滄之兄也滄
嘗訟洙文致其罪而源乃採雪其兄其不私如此

[illegible]

九之七

尚書余襄公

公名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舉進士試
書判拔萃擢集賢校理坐言事落職貶
監筠州酒稅慶曆中除右正言修起居
注知制誥出知吉州改將作少監分司
南京更授左神武大將軍辭不就知虔
州丁父憂起爲祕書監經制廣南東西
路盜賊知潭州改青州召爲廣西體量
安撫使移知廣州英宗即位拜工部

尚書代歸道病卒年六十五

公爲人質重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自
少博學強記至於歷代史記雜家小說陰
陽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書無所不通

歐陽

公撰神
道碑

范文正以言事忤大臣貶知饒州諫官御史
絨口避禍無敢言者公獨上書曰陛下
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矣若習以爲常不
甚重惜恐鉗天下之口不可不戒書旣上
落職監筠州酒稅尹公洙歐陽公脩相繼

抗疏論列又以書讓諫官亦得罪遠謫時
天下賢士大夫相與惜其去號爲四賢

蘇台

文撰
行狀

慶曆三年 上增置諫官以開廣言路親筆

公姓名除右正言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
無所回避是年太白犯歲星于太微端門
之右公論之曰金火罰星與歲相犯皆主
兵喪及饑蓋木爲德金爲刑惟金沴木五
行所忌願 陛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未
幾火開寶寺塔 上遣中貴人取塔基舊

瘞舍利入禁中相傳以爲能出光景自

天子至于宮掖雜出寶貨將復營建舉京
師王公大姓莫不信嚮公論之曰天火之
致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誠懼以荅天意且
自西陲用兵以來民苦賦役不聊其生至
有父子夫婦携手赴井死者其窮至矣今
復以其膏血之餘營建佛塔非所以荅天
戒慰民心也昔梁武帝造長干塔亦有舍
利光恠及臺城之敗何能致福於人此亦
可以爲鑒矣公之論事不避忌諱大率類

此行狀○又筆談云開寶塔災得舊瘞舍利迎入內
庭傳言頗有光怪將復建塔余襄公言彼一塔不
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蒿草皆有光水精及
珠之圓者夜亦有光烏足異也 仁宗從之

慶曆元年才人張氏進封脩媛四年以脩媛
世父職方貲外郎堯佐提點開封府縣鎮
公事右正言余靖上言堯佐不當得此差
遣一堯佐不足爲輕重但鑒郭后之禍興
於楊尚 上曰朕不以女謁用人自有臣
僚奏舉若物議不允當與一郡聞記
慶曆三年右正言余靖奉使契丹入辭書所
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爲目 上顧見之問

其所書者何靖以實對 上指其字一一

問之盡而後已

上之聽納不倦如此

聞記

慶曆四年元昊納誓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爲中國討賊且告師期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欲聽重絕夏人而兵不得息不聽生事北邊議未決公獨以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大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

出居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
辯析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
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師旣解嚴而北
邊亦無事

神道碑

慶曆四年除知制誥復使契丹公前後三至
虜中盡得情實坐嘗爲胡語詩出知吉州

行狀○又劉貢父詩話云余尚書使契丹能爲胡語
契丹愛之及再往虜情益親余作胡語詩虜主大喜
爲之醺觴
還坐貶官

知虔州丁父憂去官而蠻賊儂智高陷邕州
連破嶺南州縣圍廣州乃即廬中起公爲

祕書監知潭州即日馳在道改知桂州公
奏曰賊在東而徙臣西非臣志也 天子
嘉之即詔公經制廣東西賊盜乃趨廣州
而智高復西走邕州自智高初起交趾請
出兵助討賊詔不許公以謂智高交趾叛
者宜聽出兵毋沮其善意累疏論之不報
至是公曰邕州與交趾接壤今不納必忿
而反助智高乃以便宜趣交趾會兵又募
儂黃諸姓酋豪皆縻以職與之誓約使聽
節制或疑其不可用公曰使不與智高合

足矣及智高入邕州遂無外擄旣而宣撫使狄青會公兵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入海邕州平公請復終喪不許諸將班師以智高尚在請留公廣西委以後事遷給事中諫官御史列䟽言功多而賞薄再遷尚書工部侍郎公留廣西逾年撫緝宇復嶺海肅然又遣人入特磨襲取智高母及其弟

一人獻于京師斬之

神道碑

嘉祐五年交趾寇邕州殺五巡檢驛召公以爲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公

至則移檄交趾召其臣費嘉祐詰責之嘉祐惶恐對曰種落犯邊罪當死願留取首惡以獻即械五人送欽州斬于界上

神道碑

廣之番舶裝船舊皆取稅公奏罷之以徠遠商又請立法戒當任官吏不得市南藥及

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云

行狀

公資性莊重量寬而容衆有知人之鑒其帥邊也任使賢勇各盡其材嘗所稱薦亦多顯達間常接人溫容遜辭不欲一忤人意及諫諍人主論列時政排斥橫議抵觸忌

狀行

諱不少迴避帥二廣首尾幾十年以恩信
被于異域如交趾大理特磨南詔之國皆
可以頤指氣使公之文武之材可謂具矣

余靖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
江主簿王全善遇之時知韶州者舉制科
全亦舉制科知州怒以爲玩已捃其罪無
所得唯得全與希古接坐全坐違勅停任
希古杖鬻二十全遂閑居虔州不復仕進
希古更名靖取他州解及第景祐中爲館

職爲范文正訟寃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入
叅大政引爲諫官祕書丞茹孝標喪服未
除入京師私營身計靖上言孝標冒哀求
仕不孝孝標由是獲罪深恨靖靖遷龍圖
閣直學士王全數以書干靖求貨靖不能
應其求孝標聞靖嘗犯刑詐匿應舉乃自
詣韶州密求其案得之時錢子飛爲諫官
方攻范黨孝標以其事語之子飛即以聞
詔下虔州問王全靖陰使人諷全令避去
全辭以貧不能出靖置銀百兩於茶篋中

託人餉之所託者惟其重開視竊銀而致
茶於全全大怒及詔至州官勸全對當日
接坐者余希古今不知所在全不從對稱
希古即靖是也靖遂以將軍分司

記開

九之八

待制王公

公名質字子野文正公之姪也以蔭補
官召試賜進士及第通判蘇州知蔡州
徙廬州降監舒州靈仙觀起知泰州徙
荆湖北路轉運使權知江陵府同判吏
部流內銓擢天章閣待制出知陝州年
四十五卒

通判蘇州州守黃宗旦負材自喜頗以新進
少公議事則曰少年乃與丈人爭事公曰

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旦雖屢屈折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爲之加禮宗旦得盜鑄錢百餘人以託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乎宗旦慚服悉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

歐公撰
神道碑

知蔡州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廟食耶吾爲州長不能正民之視聽俾民何從哉狄梁公李太尉皆唐之忠烈又德

加蔡人胡爲不祠命工徹元濟廟建二公祠率吏民拜祭蔡人從之于今號爲雙廟

范文正公
撰墓誌

徙廬州盜有殺其徒而并其財者獲之寘于法大理駁曰法當原公以謂盜殺其徒而自首者原之所以疑壞其黨而開其自新若殺而不首旣獲而亦原則公行爲盜而第殺一人旣得兼其財又可以贖罪不獲則肆爲盜獲則引以自原如此盜不可止非法意疏三上不能爭公歎曰吾不勝法

吏矣乃上書自劾請不坐佐吏公坐貶監
靈仙宮其後議者更定不首之罪卒用公

言爲是

神道碑

遷荆湖北路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
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寬平治以常
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

神道碑

權知荆南府民有訟婚者訴曰貧無貲故後
期問其用幾何以俸錢與之使婚獲盜竊
人衣者曰迫於飢寒而爲之公爲之哀憐
取衣衣之遣去荆人比公爲子產

神道碑

判吏部流內銓號爲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
所更易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
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神道碑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
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
以譴公曰長者亦爲此乎何苦自陷朋黨
公徐對曰范公天下賢者顧質何敢望之
然若得爲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爲公
縮頸其爲待制之明年出守于陝又明年
小人連興大獄坐貶廢者十餘人皆公素

所賢者聞之悲憤歎息或終日不食因數
劇飲大醉公既素病益以酒遂卒

神道碑

公在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爲寶文正作舍
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
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
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
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爲尚書
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摸之遍遺
親友間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貧所至有

水蘗聲

墓誌

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
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公未嘗
折顏色屈語論以合其意

墓誌

公爲數郡皆清心以思治行已以率下崇學
校而風化之人有犯法非害于物者必緩
其獄求民之疾雖處幽不遺去民之梗雖
負勢不避也

墓誌

公不治生業畜書萬卷樂稱人之善士大夫
非風義高遠弗與之游

墓誌

[illegible]

九之九

侍讀孫公

公名甫字之翰許州陽翟人初舉進士
得同學究出身再舉及第華州觀察推
官知絳州翼城縣辟永興軍司錄監益
州交子務入爲祕閣校理改右正言知
諫院出知鄧州徙安州歷江東兩浙轉
運使知陝州徙晉州爲河東轉運使三
司度支副使嘉祐元年以天章閣待制
兼侍讀卒年六十

公爲華州推官轉運使李紘薦其材遷大理
寺丞知絳州翼城縣故丞相杜祁公與紘
皆以清節自高尤難於取士聞公紘所薦
也數招致之一見大喜已而祁公自御史
中丞知永興軍辟公司錄凡事之繁猥者
一以委之公歎曰待我以此可以去矣祁
公爲謝顧事非它吏不能者不敢煩公公
乃從容爲陳當世之務所以緩急先後施
設之宜又多薦士之賢而在下者於是祁

公自以爲得益友

歐陽公
撰墓誌

監益州交子務蜀用鐵錢民苦轉貿重故設
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偽造犯
法者多欲廢不用公曰交子可以偽造錢
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
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後卒不能廢

祁公爲樞密副使薦于朝得祕閣校理是時
諸將兵討靈夏久無功天下騷動盜賊數
入州縣殺吏卒吏多失職而民弊矣天
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
名士增置諫官使補闕失公以右正言居

諫院 上好納諫諍未嘗罷言者而至言
宮禁事它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
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
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
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 上曰用物在有
司吾恨不知爾公曰世謂諫臣耳目官所
以達不知也若所謂前世女禍者載在書
史 陛下可自知也 上深嘉納之保州
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
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

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某事當去者上亟爲罷之因以陳執中爲叅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於是小人不便大臣執政而朋黨之論起二三公相繼去位公亦在論中而辯證愈

切不自疑由是罷諫職以右司諫知鄧州

墓誌

知諫院因災異言應天在誠行愛民遂請斥
浮費出宮女除別庫之私以寬賦歛初李
元昊反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
事者於西方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土兵
亦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群盜張
海等劫京西江淮皆警是時已更用大臣
矣又令天下益禁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
困者在浮費而浮費之廣者兵爲甚今不

能損又可益之耶且兵已百萬矣不能止盜而但欲多兵豈可謂知所先後哉不報於是極論古今養兵多少之利害以聞語詆大臣尤切旣而保州有兵變朝廷賞先言者公以謂有先言者而樞密院不以時下不可以無責天子曰某吾方倚以治也不可使去位公猶固請議其罰○又云公始爲杜丞相所知慶曆之間二三大臣又與公同心任事然論保州之變則所指者蓋杜公非益兵之議則所詆者蓋二三

大臣也其不偏於所好如此

狀行

慶曆中孫甫蔡襄爲諫官言宰相臣晏殊役官
兵治邸舍懷安苟且無向公之心遂罷殊
政事而甫等因薦富弼代殊 上怒以謂
進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
遂相陳執中而甫等極言執中不可用不
聽則相與求罷爲外官不許遂請退自陳
上曰卿等言一不聽則求去令朕有逐言
者名自爲計則善也甫自陳以私便求出
襄亦以養親爲言先是襄嘗乞告至莆田

迎親而親不果來至是 上乃曰卿昨迎
親不來何不遂留侍養襄惶恐不能對甫
徐進曰蔡襄所以辭親遠來事 陛下冀

萬一有裨補今言既不行蔡襄是以須却

思歸去養親

南豐
雜識

孫之翰言慶曆中

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

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脩蔡襄及甫等爲

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亦皆

戮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好同惡異不

能曠然心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

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爲
介曰富公言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
法杜公則欲致宗諒重法不然則衍不能
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
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懼違范公欲薄
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
道以謂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廼嘆曰
法者人主之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
違范公薄其罪則違杜公是不知有法而
未嘗意在人主也守道平生好議論自謂

正直亦安得此言乎因曰甫少而好學自
度必難用於世是以退爲唐史記以自見
而屬爲諸公牽挽使備諫官亦嘗與人自
謀去就而所與謀者適好進之人遂見誤
在此今諸公之言如是甫復何望哉自此
凡月餘不能寐慶曆之間任事者其後余
多識之不黨而知其過如之翰者則一人
而已矣

南豐
雜識

知晉州近臣過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城有
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爲開門

狀行

初謝絳知鄧州有惠政慶曆中范仲淹洎甫
相繼守郡皆號循吏好教育士類今翰林
學士賈黯鄧人也嘗善三公之爲人因爲
創三賢堂於百花洲

名臣傳

公素羸性澹然寡所好欲恂恂似不能言而
內勁果遇事精明議者謂公道德文學宜
在朝廷備顧問而錢穀刀筆非其職然公
處之益辦至臨疑獄滯訟常立得其情大
賊張海郭貌山攻劫商鄧新破南陽順陽
公安輯有方常曰教民知戰古法也乃親

閱縣弓手教之擊射坐作皆爲精兵盜賊
爲息陝當東西衝吏苦厨傳而前爲守者
顧毀譽不能有所損至公痛裁節之過客
畏其清初無所望而亦莫之毀也陝人賴

以紓後遂爲法

行狀云隣州歲時以酒相慶問公
命儲別藏備官用一不歸于已今

遂爲法

其爲轉運使所至州縣視其職事脩

廢察其民樂否以此陞黜官吏而不納毀
譽遇下雖嚴而不害其在兩浙范文正公
守杭州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曰范公貴
臣也吾屈於此則不得伸於彼矣由是一

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
倦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
然退而未嘗不稱其賢也

墓誌

公雖貴而衣食薄無妾媵不飾玩好不與酣
樂泊如也時從當世處士講評以爲得其
好而客或造其席者與之言終日不能以
勢利及也

行狀

公喜接士務揚人善所得俸廩多所施與撫
諸孤兒教育如己子

墓誌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

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賢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檐水纔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

筆談

公博學彊記尤喜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爲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謂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閎贍書未及成公旣卒詔取其書藏于祕府

墓誌

司馬溫公書公唐史記後云孫公昔著此書

甚自重惜常別緘其藁於笥必盥手然後
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刀之急它
貨財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閒
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爲轉運
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脩
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駟遽往不暇挈以俱
旣行於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弟子
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
之亟還入門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
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乃成亦未

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
但錄姚崇宋璟論以與之況它人固不得
見也

蘇內翰荅李廌書云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
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得其爲人至論褚
遂良不諧劉洎太子瑛之廢由張說張巡
之敗緣房琯李光弼不當圖史思明宣宗
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略皆舊史所不及也
歐陽公銘公之墓曰惟學而知方以行其義
惟簡而無欲以遂其剛力雖弱兮志則彊

積之厚兮發也光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九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之一

希夷陳先生

穆脩種放李之才魏野林逋附

先生名搏字圖南亳州真源人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中隱居武當山後徙華山雲臺觀周世宗召至京師賜號白雲先生太宗朝再召賜號希夷先生端拱二年卒

陳搏長興末舉進士不第去隱武當山九室巖辟穀練氣二十餘年後居華山雲臺觀多閉門獨卧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

闕下令於禁中扃戶以試之月餘始開搏
熟寐如故甚異之因問以黃白之術搏曰
陛下爲天下君當以蒼生爲念豈宜留意
於爲金乎世宗不悅放還山令長吏歲時
存問 太宗即位再召之留闕下數月多
延入宮中與語謂宰相宋琪等曰陳搏獨
善其身不干勢利真方外之士遣中使送
至中書琪等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
可以授人乎曰搏遁迹山野無用於世練
養之事皆所不知無可傳授然正使白日

升天何益於治 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
之表洞達今古治亂之旨真有道仁聖之
主正是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脩
練無以加此琪等表上其言 上覽之甚
喜未幾放還山

談苑

搏負經綸之才歷五季亂離游行四方志不
遂入武當山後隱居華山自晉漢以後每
聞一朝革命輦蹙數日人有問者瞪目不
荅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 太祖登極
驚喜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

太祖方潛龍時搏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
之有自矣遯跡之初有詩云十年蹤跡走
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
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劒戟扶危主悶見
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
一般春豈淺丈夫哉

邵伯溫易
學辨惑

陳搏周世宗嘗召見太平興國初再召赴闕
太宗賜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
杳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揔把三峯乞與
君先生服華陽巾草屨垂條以賓禮見賜

坐 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會軍已興

令寢於御園兵還果無功百餘日方起恩

禮特異久之辭歸

通水燕談○又辨惑云召至闕求一靜室休息乃賜館於

建隆觀局戶熟寐月餘方起詔以野服見上方欲征河東搏諫止之九年復來朝始陳河東可取暨王

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平并州

太宗問搏曰昔在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致否

對曰堯舜土堦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

可及然能以清靜爲治即今之堯舜也

上善之

辨惑

陳搏被詔至闕下間有士大夫詣其所止願

聞善言以自規誨陳曰優好之所勿久戀

得志之處勿再往聞者以謂至言

倦遊雜錄○又辨惑

云康節嘗誦希夷之語曰得便宜事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是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也

後復再召搏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銜來

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

辨惑

端拱初搏忽命弟子於張超谷鑿石爲室二年七月室成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略曰臣搏大數有終聖朝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超谷中如期而卒

錄筆

搏好讀易以數學授穆脩伯長脩授李之才
挺之之才授康節先生邵雍堯夫以象學
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昌此一
枝傳於南方也世但以爲學神仙術善人
倫風鑒而已非知圖南者也

辨
惑

穆脩字伯長汶陽人後居蔡州師事圖南而
傳其學脩少豪放性褊少合多游京洛間
人嘗書其詩句于禁中壁間真廟見之
深加歎賞問侍臣曰此爲誰詩或以穆脩

對 上曰有文如是公卿何以不薦丁晉
公在側曰此人行不逮文由是 上不復
問蓋伯長與晉公有布衣舊晉公頃赴夔
漕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晉公意欲伯長
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銜之由
是短於 上前後晉公貶朱崖徙道州伯
長有詩云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
量移可見其不相善也伯長祥符二年梁
固勝登進士第調海州理掾以忤通判遂
爲摈拾由是削籍隸池州其集中有秋浦

會遇詩自叙甚詳後遇赦叙潁州文學叅
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叅軍老益貧家有唐
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厚者得金募工鏤
板印數百帙携入京師相國寺設肆鬻之
伯長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
伯長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
一句當以一部爲贈自是經年不售時學
者方從事聲律未知爲古文伯長首爲之
唱其後尹源子漸洙師魯兄弟始從之學

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辨惑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倜儻不群師事伯長伯長性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左右承順如事父兄畧無倦意登科任孟州司戶挺之坦率不事儀矩時太守范忠獻公以此頗不悅挺之自若也後忠獻建節移鎮延安郡僚多送至境外挺之但別于近郊衆或譏之挺之曰異時送太守至於是且情文貴稱范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未幾忠獻責守安陸過洛三城故吏無一人往者獨挺

之泐檄徃省之忠獻始稱嘆遂受知焉又
嘗爲衛州共城令時先君康節居祖母喪
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衣蔬食三年躬
爨以養先祖挺之聞先君好學苦志自造
其廬問先君曰子何所學先君曰爲科舉
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
學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
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先君曰
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
學子知之乎先君曰未也願受教於是先

君傳其學挺之後終殿中丞簽書澤州判
官廳公事澤人劉羲叟晚出其門受曆法
亦爲名士易學則唯先君得之也

辨惑

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先
生之風徃見之希夷先生一日令洒掃庭
除曰當有嘉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
夷挽之而上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爲
顯官名聲聞天下明逸曰放以道義來官
祿非所問也希夷笑曰人之貴賤莫不有
命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

異日自知之後 真宗朝召爲司諫 帝
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辭歸山拜諫
議大夫後改工部侍郎希夷又謂明逸曰
君不娶可得中壽明逸從之至六十歲卒
先是希夷爲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
下不定穴旣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
稍後世世當出名將明逸不娶無子自其
姪世衡至今爲將帥有聲希夷解化明逸
立碑叙希夷之學曰明皇帝王伯之道云

希夷先生有高識嘗戒門人种放曰子他日
遭逢明主不假進取迹動天闕名馳寰海
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
無字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至
晚節侈飾過度營產滿鄩鎬間門人戚屬
亦怙勢強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王嗣宗
守京兆乘醉慢罵條奏於朝會赦方止

記聞云种

放以處士召見拜諫官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
後謂歸終南山侍恩驕倨甚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
通判以下群拜謁放小倪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
平放召其姪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
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

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疎才識無以喻人專飾詐巧盜虛名

陛下尊禮放擢爲

顯官臣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僞之風且

陛下召魏野

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挾謫言放

陰事數條

上雖兩不

之問而待放之意寢棄祥符八年一旦山齋晚

起服道衣聚諸生列飲取平生文藁悉焚之酒數行而逝亦奇男子也

王壺清話

种放別業在終南山後生從之學者甚衆性

頗嗜酒躬耕種秫以自釀所居有林泉之

勝殊爲幽絕真宗聞之遣中使携畫工

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上嘆賞之

其後甘棠魏野居有幽致帝亦遣人圖

之故野有詩云幽居

帝畫看

通水燕談

處士魏野字仲先陝州人居於東郊架草堂
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清苦多聞於時
前後郡守皆所禮遇 上祀汾陰召之辭
疾不至野以詩贄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
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迴
好伴赤松遊公覽之喜形於色以酒茗藥
物爲荅素編先公遺札有公自寫此詩數
本

王文正公遺事

○仁宗政要云旦得詩感悟以疾
屢辭政柄遂拜太尉王清昭應宮使又曰魏野謂

寇準曰自古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去上
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及貶始悔不用野之言

云○又溫公集云野子閑亦
不仕皇祐中賜號清逸處士

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 真宗聞

其名賜號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
工筆畫善爲詩如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
輒頗爲士大夫所稱又梅花詩云疎影橫
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謂前
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爲
句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初無封禪書
尤爲人稱誦自逋之卒湖山寂寥未有繼
者

歸田錄○又筆談云林逋隱孤山畜兩鶴縱之則
飛入雲霄盤旋久之復入籠中逋常汎小艇遊西

湖諸寺有客至逋所居則一童子出應門延客坐爲
開籠縱鶴良久逋必棹小舡而歸蓋常以鶴飛爲驗
也○又青箱雜記云逋景祐初尚無恙范文正公亦
過其廬贈逋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又曰風
俗因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

十之二

安定胡先生

先生名瑋字翼之泰州海陵人累舉不第年四十餘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文正薦先生白衣對崇政殿授祕書省校書郎范公使陝西辟丹州推官改湖州州學教授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復召議樂授光祿寺丞兼國子監直講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旣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

復致仕歸老於家而卒

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
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
問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

讀

曾孫滌
所記

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
先生暨泰山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
之徒最盛其在湖州之學弟子去來常數
百人各以其經轉相傳授其教學之法最
備行之數年東南之士莫不以仁義禮樂

爲學慶曆四年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
天下事始慨然詔州縣皆立學於是建太
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先生之法
以爲太學法至今爲著令

歐陽公
撰墓表

先生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視
諸生如其父兄諸生亦信愛如其子弟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
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
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

有功

程氏
遺書

先生尤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
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
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
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艱艱爲諸生
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
日月刮剗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
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
舍不能容旁拓步軍居以廣之五經異論
弟子記之自爲胡氏口義侍邇英講不以

諱忌爲避

蔡端明撰墓誌○又曾孫滌記云侍講讀
乾元亨利貞不避諱 上與左右皆失

色侍講徐曰臨文
不諱上意遂解

安定先生在湖學時福唐劉彝執中往從之
學者數百人彝爲高第凡綱紀於學者彝
之力爲多熙寧二年召對上問從學何
人對曰臣少從學於安定先生胡瑗上
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
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
屋脩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
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
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

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
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
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瑋
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
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
校始自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二
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爲政
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 上曰其門人今
在朝爲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
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皆 陛

下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
迨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
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歎美之
不足者也 上悅

李薦書

先生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
飭其言談舉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
子其學者相語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
也

墓表

侍講當召對例須先就閤門習儀侍講曰吾
平生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爲閤

門奏 上令就舟次習之侍講固辭 上

亦不之強卒許之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乃大稱旨 上謂左右曰胡瑗

進退周旋舉合古禮

曾孫滌所記

安定先生皇祐至和間爲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生餘千人先生日講易予列諸生執經座下先生每講罷或引當世之事以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臣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公相 藝祖日 上令擇一任諫爭臣中令具名以聞 上却之弗用

異日又問可任者中令復上前劄上亦
却之如此者三仍碎其奏擲於地中令輒
懷以歸它日復問中令乃補所碎劄子呈
于上上乃大悟卒用其人

史塵

胡先生瑀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皆有法先
生每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皆於
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
語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定
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國子監舊有先生祠紹聖初林自爲博士

聞於朝徹去

聞見錄

公在 仁宗朝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
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
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
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
陲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蒞武學每日
只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吳使
知制勝禦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
略者三二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
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

時議難之

呂原明記

安定先生自慶曆中教學于蘇湖間二十餘年束脩弟子前後以數千計是時方尚辭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歐陽公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詵詵弟子皆賢才王

荆公詩曰先收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桶
與榱皇祐末召先生爲國子監講書專管
勾太學數年進天章閣侍講猶兼學政其
初人未甚信服乃使其徒之已仕者盛晦
之僑顧子敦臨吳元長孜輩分治職事又
令孫莘老覺說孟子中都士人稍稍從之
一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指意明白衆方
大服然在列者皆不喜謗議蜂起先生偃
然不顧也強力不倦以卒有立迄今三十
餘年猶用其規撫不廢先生在學時每公

私試罷掌儀率諸學子會于首善堂合雅
樂歌詩乙夜乃散諸齋亦自歌詩奏琴瑟
之聲徹于外

呂氏家塾記

呂原明侍講爲薦言頃 仁皇時太學之法
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以爲
人師者就其中又擇其尤賢者委專掌教
導規矩之事胡翼之瑋初爲直講有旨專
掌一學之政文學行義一代高之旣專學
政遂推誠教育多士身率天下之士不遠
萬里來就師之方是時游太學者端爲道

藝稱弟子者中心悅而誠服之也胡亦甄
別人物擇其過人遠甚人畏服者獎之激
之以勸其志又各因其所好類聚而別居
之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
好尚節義者皆使之以類群居相與講習
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爲定其理或自
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爲可否之當時政事
俾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廷名
臣徃徃胡之徒也

李薦記

客有話胡翼之爲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

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僕宥所齎千金仍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閔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後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悔痛自責冀可自新胡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脩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旣通其

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
過而貴改過無懷昔悔第勉事業其人亦
穎銳善學二三年登上第而歸

李鷹記

君在丹州建議更陳法治兵器開廢地爲營
田募土人爲兵給錢使自市勁馬漸以代
東兵之不任戰者雖軍校蕃酋亭鄣廝役
以事見輒飲之酒訪備邊利害得以資其
帥府府多武人初謂君徒能知古書耳旣
觀君之所爲不以異己翕然稱之

墓誌

安定授監某處作院旣之官三日從容與老

吏言製作利害以誠告曰器不精良由百
工皆督以程課趣赴期會每苟簡於事備
數而已今欲革此敝莫若使工各盡其能
竭其力每事必求精緻仍不使之懈墮然
後計其成而定以日力名數可也安定從
其說工吏欣然赴功樂事兵器堅利大非
前日比矣至今爲作院法也此事關注聞

之龜山

言行錄

侍講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兒
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先子年弱

冠常侍立左右賓至則供億茶湯并有遺
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吾
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勝吾家則女之事人
必欽必戒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

執婦道

曾孫
瞻所記

十之三

泰山孫先生

先生名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
不中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
二篇用范仲淹富弼薦除國子監直講
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邇英閣
祇候說書坐事貶監虔州稅後通判陵
州未行留爲直講卒年六十六

先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
著尊王發微曾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

石介自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先生年逾四十家貧不娶李丞相迪將以其弟之女妻之先生疑焉介與群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給事道輔爲人剛直嚴重不妄與人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魯人旣素高此二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嘆之而李

丞相孔給事亦以此見稱於士大夫

歐陽公撰墓誌○又

澠水燕談云孫明復先生退居太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鬢皓白故相李文定公守兗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箒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壻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義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盡禮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明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爲多召爲直講將以爲侍講而嫉之者言其

說異先儒罷之及病樞密使韓公言於朝
選書吏給紙筆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
得其書十有五篇錄之藏于祕閣

墓誌○按
論罷孫公

者楊安
國也

先生惡胡瑋之爲人在太學常相避瑋治經
不如先生而教養諸生過之

張堯封從孫明復先生學於南京其女子常
執事左右堯封死入禁中爲貴妃寵遇第
一數遣使致禮于明復明復閉門拒之終

身

邵氏
後錄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
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
正又贈十千因問何爲汲汲於道路孫生
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
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
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
子爲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
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
學不捨晝夜行復脩謹文正甚愛之明年
文正去睢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

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東軒筆錄

十之四

徂徠石先生

先生名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國後罷爲鎮南掌書記侍父遠官爲嘉州判官丁外內艱服除入爲國子監直講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出通判濮州未至卒年四十一

石守道學士爲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

苦學世無比者王侍郎瀆聞其勤約因會
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
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日何
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
介所以不敢當賜便以食還王咨重之
錄倦遊
徂徠石守道常語學者曰古之學者急於求
師孔子大聖人也猶學禮於老聃學官於
郯子學琴於師襄矧其下者乎後世恥於
求師學者之大蔽也乃爲師說以喻學者
是時孫明復先生居太山之陽道純德備

深於春秋守道率張洞北面而師之訪問
講解日夕不怠明復行則從升降拜起則
執杖屨以待二人者久爲魯人所高因二
人而明復之道愈尊於是學者始知有師
弟子之禮

澠水燕談

先生丁父憂垢面跣足躬耕徂徠山下葬五
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于家及爲
直講學者從之甚衆太學由此益盛

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而杜
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

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
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
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衆賢之進如茅
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衆賢謂衍等大
姦斥竦也詩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子禍
始於此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

澠水

燕談云聖德詩云維仲淹弼一夔一卨又曰琦器魁
樞豈視店棟可屬大事重厚如勃其後富范爲宋名
臣而魏公定策兩朝措天下於
太山之安人始歎先生之知人

先生非隱者其仕嘗位於朝矣然魯之人不
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先生

魯人之所尊故因其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徂徠先生者魯人之志也先生貌厚而氣宇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以謂時無不可爲爲之無不至不在其位則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於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雖獲禍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發憤作爲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

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

孟軻矣

歐陽公
撰墓誌

先生爲文博辯雄偉而憂思深遠其爲言曰
學者學爲仁義也惟忠能忘其身惟篤於
自信者乃可以力行也以是行於已亦以
是教於人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孟軻楊雄韓愈氏者未嘗一日不誦於口
思與天下之士皆爲周孔之徒以致其君
爲堯舜之君民爲堯舜之民亦未嘗一日
少忘于心至其違世驚衆人或笑之則曰

吾非狂癡者也是以君子察其行而信其
言推其用心而哀其志

墓誌

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
始唱爲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
其有揚劉體者人戲之曰莫太崑否石介
守道深疾之以爲孔門之大害作怪說二
篇上篇排佛老下篇排楊億於是新進後
學不敢爲揚劉體亦不敢談佛老後歐陽

公蘇公復主楊大年

呂氏家塾記

石介旣卒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

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妻子於江淮又
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
是時呂居簡爲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
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孥戮不足以爲
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
發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
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
死必有棺殮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
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窆棺必用函肆之
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即皆

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爲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以下并函肆棺殮舁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 仁宗亦悟諫之

諧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爲

長者

東軒筆錄○又云夏諫之死也 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諫多詐今亦死矣

仁宗撫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大闢去諫面

暴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暴其爲人主之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邪

張安道雅不喜石介謂狂謫盜名所以與歐范不足至人目以姦邪一日謁曾祖至祖

父書室中案上見介書曰吾弟何爲與此
狂生遊又問黃景微何在聞前日狂生以
羔鴈聘之不受何不與喫了羊着了綃一
任作怪何足與之較辭受義理也曾祖除
御史中丞固辭不拜石介以書與祖父以
不拜爲非其略云內相爲名臣子容爲賢
子天下屬望所繫非輕豈可以辭位爲廉
張見者此書也

蘇氏
談訓

歐陽公銘先生之墓曰徂徠之巖巖與子之
德兮魯人之所瞻汶水之湯湯與子之道

兮愈遠而彌長道之難行兮孔孟遑遑一
世之屯兮萬世之光曰吾不有命兮安在
乎桓魋與臧倉自古聖賢皆然兮噫子雖
毀其何傷

十之五

老蘇先生

先生名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士嘗舉進士茂材異等皆不中至和嘉祐間歐陽文忠公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韓忠獻公復薦之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遂除祕書省校書郎霸州文安縣主簿詔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脩太常因革禮書成方奏未報卒年五十八贈光祿寺丞職方君三子曰澹曰渙皆以文學舉進士而

君少獨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職方君
縱而不問鄉閭親戚皆怪之或問其故職
方君笑而不荅君亦自如也年二十七始
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爲
文辭歲餘舉進士再不中又舉茂材異等
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爲吾學也悉取所
爲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爲
文辭者五六年涵畜充溢抑而不發久之
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
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

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慤故得之精自
來京師一時後生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
以爲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
別之

歐陽撰墓誌

嘉祐中僕領益部得蘇君所著權書衡論因
以書先之於翰林歐陽永叔一見大稱嘆
目爲荀卿子獻其書于朝自是名動天下
士爭傳誦其文時文爲一變稱爲老蘇時
相韓公琦聞其名而厚待之嘗與論天下
事亦以爲賈誼不能過也初作昭陵禮廢

闕琦爲大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趣辦州縣
騷然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華元不
臣以責之琦爲變色然碩大義爲稍省其
過甚者及先生沒韓亦頗自咎恨以詩哭
之曰知賢不早用愧莫先於余者矣

張安道
撰墓表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脩
亦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交於
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
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
先生獨不往作辨姦一篇先生旣沒三年

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墓表○辨姦略云羊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

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無惠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今有人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旣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澣此人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姦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爲天下之患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東坡中制科王荊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

否申公稱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爲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後脩英宗實

錄謂蘇明允爲戰國縱橫之學云

邵氏聞見後錄

因論蘇明允衡書權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爲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去二虜之患則天下不可爲又其審敵篇引晁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蕩二虜然後致太平耳曰才以用兵爲事

日相搔擾何時見天下息肩時節以仁
宗之世視二虜豈不勝如戰國時然而孟
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爲先豈以崇
虛名而受實敝乎亦必有道矣

龜山語錄

五朝名臣言行錄卷第十



